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YUNNAN
YOUJI



云南游记

谢彬◎著
张昌山◎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云南游记

谢彬◎著

张昌山◎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游记 / 谢彬著; 张昌山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3

(行走中国丛书 / 张昌山, 耿昇主编)

ISBN 978-7-222-17862-5

I. ①云… II. ①谢… ②张… III. ①游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7632号

出品人

赵石定

项目负责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李 萍

装帧设计: 王曦云 杨晓东

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

责任印制: 奚文婕

云南游记

谢彬 著 张昌山 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www.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云南国方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7862-5

定价 4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与我社联系。

审核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的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游记的人身份各异，目的不同，每一部游记记录的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而不同的游记拼合起来，则

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有如电影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行走者的游记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亲历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和未来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序

昔人云：不历名山大川，无以养奇气。余尝服膺斯言。顾平生孤峭，罕与共言此者。是以久蓄此意，未尝与人一道也。民国九年冬，与王君吉占，同客羊城；公余谈心，偶举以相示，吉占大奇。谓：友人有谢君晓钟者，酷好游，足迹遍东亚，与君可谓不谋而合。余心焉向往，以未得谋面为憾。十一年，余省老父返滇。翌年，适晓钟信足南来，因得相晤于昆明池畔。数年神交，一朝倾盖，益叹吉占为善交宇内名士者。晓钟曩曾投身政党，以革新政治为职志，后愤其惰性难移，去之。遍走宇内，探其政治、经济、文化、风习，著为《新疆游记》《全国一周》《民国政党史》诸书，胥为时贤所称尚。今复操其如椽之笔，本所闻见，著为《云南游记》。夫云南今为护法首义之区，自西晋以来，文物已灿然具备。徒以偏在西隅，未经扬播，仅留西爨碑、梵字塔等等遗迹，供考古家之摩挲而已。今得晓钟搜剔而统整之，其发挥光大之功，不亦伟且重乎。书成，告余，余喜余滇得余友晓钟之介绍也，而为之序。俾读者藉当卧游，以养浩然奇气。质诸吉占，其以余言为然否？

民国十三年仲夏盐津邓绍先拜序



整理者言

书读万卷，路行万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感悟自然社会与人生之道；自古士子，躬行不怠，山高路长，上下求索，乐而忘年。

读书宜作笔记，行路可记游踪。笔记游记，别具一格，自成一体，千百年间，名人佳作，蔚为大观。谢彬先生所著《云南游记》，堪称其中一传世之作。

湘人谢彬（1887—1948），字兰桂，号晓钟，知名学者，旅行家，著作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阐发三民主义，颇有成绩。回国后曾主编过多种报刊，任职于政府，又执教于大中学校。潜心学术，游历四方，著述宏富，见识高远，尤以国家政治经济和边疆史地研究名世。所著《新疆游记》，影响甚巨，孙中山先生在序中对其人其书赞赏有加。

1923年9月，谢彬先生应邀参观召开于昆明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赴各校演讲。谢先生起身上海，取道广东、香港、越南诸地，而至云南。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云南游记》，多次印刷流传。举凡广州、香港、琼州及越南之历史地理，法国统治越南诸种情形，沿途所见所闻，多记载于书；对云南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分布、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矿藏资源、经济状况、交通运输等记述甚详。是书不仅可为当时之人提供游览云南之指南，亦为后世留存下不少珍贵历史资料。读着文字，循着游踪，人们似乎置身于近百年前系列生动的历史现场中。尤其是作者对云南界务、边疆开发、资源利用与文教建设之深切关注及见地，殷殷之情见诸笔端，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今日读来，亦难免感慨系之。

原书序作者邓绍先先生（1888—1969），云南盐津人氏，余之前辈



同乡。邓先生乃著名学者、教育家，留日归来，曾有军政经历，又先后执教于云南法政专门学校、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中山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诸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学术研究，颇多建树，为时人所称道。序中对谢著之赞许与期待，及所倡导之游历名山大川以养浩然奇气，高见甚是，余亦服膺斯言。

本书问世九十又五年矣，而今为之整理印行新版，既深感荣幸，又惶恐不已，谨竭力而为。

原著版本为繁体竖排，今改作简体横排。原文叙述或插图于“右”或“左”之处，据情对应调整，“右”调整为“上”或“前”，“左”调整为“下”或“后”。为尊重史实并保留底本原貌，书中族称、人名、机构、地名、译名、纪年、计量单位等一仍其旧。因历史局限，原文表述有不妥不当者，读者会明察。对个别无关宏旨之处，已做适当删减。鉴于本书为日记体，为方便阅读，目录仍以日期为序编排，书后附“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年）印行《云南游记》目录与日记之对照”。

整理编辑之错漏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一九年孟春盐津后学张昌山谨识

目 录

发端 /1

日记 / 3

▲九月二十八日 晴 / 3

▲九月二十九日 晴 / 3

▲九月三十日 晴 / 4

▲十月一日 晴 / 4

▲十月二日 晴 / 6

▲十月三日 晴 / 7

▲十月四日 晴 / 16

▲十月五日 晴 / 18

▲十月六日 晴 / 20

▲十月七日 晴 / 23

▲十月八日 晴 / 42

▲十月九日 晴 /44

▲十月十日 晴 / 46

▲十月十一日 晴 / 51

▲十月十二日 晴 / 53

▲十月十三日 上午晴下午雨 / 56

▲十月十四日 晴 / 58



- ▲十月十五日 晴 / 59
- ▲十月十六日 晴 / 63
- ▲十月十七日 晴 / 66
- ▲十月十八日 晴 / 70
- ▲十月十九日 晴 / 72
- ▲十月二十日 晴 / 74
- ▲十月二十一日 晴 / 78
- ▲十月二十二日 晴 / 80
- ▲十月二十三日 晴 / 83
- ▲十月二十四日 晴 / 85
- ▲十月二十五日 晴 / 88
- ▲十月二十六日 阴 / 90
- ▲十月二十七日 晴 / 94
- ▲十月二十八日 晴 / 99
- ▲十月二十九日 晴 / 103
- ▲十月三十日 晴 / 106
- ▲十月三十一日 晴 / 109
- ▲十一月一日 微雨日晴 / 119
- ▲十一月二日 阴 / 123
- ▲十一月三日 雨 / 125
- ▲十一月四日 雨 / 135
- ▲十一月五日 晴 / 146
- ▲十一月六日 晴 / 161
- ▲十一月七日 晴 / 163
- ▲十一月八日 晴 / 169
- ▲十一月九日 阴 日中微雨 / 172
- ▲十一月十日 阴 / 190
- ▲十一月十一日 阴 / 195



▲十一月十二日	晴	/ 199
▲十一月十三日	晴	/ 202
▲十一月十四日	阴	/ 231
▲十一月十五日	晴	/ 242
▲十一月十六日	晴	/ 244
▲十一月十七日	晴	/ 248
▲十一月十八日	晴	/ 249
▲十一月十九日	晴	/ 253

附录	/ 255
----	-------



发 端

护国之役，余曾一履滇境；恒以时会所促，未能泛舟昆明为恨。民国十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于双十节开会昆明。先期，滇教育会遣何述江、庆松泉两君来沪，招待各省赴会代表。中华书局于招宴庆何两君席间，谈及余尝东游扶桑，北历西伯利亚，南遍珠江流域，西登天山，足迹所及，胥有记载；已印行《新疆游记》《全国一周》诸书，治地志者，多取以为参考。庆何两君，因欢迎余往参观联合会，并赴各校演讲。陆费伯鸿、戴懋哉两先生归而告余，询余愿往与否；余答以性虽喜游，惟此途旅行极困难，须视庆何两君欢迎有无诚意，始能决定。越明日，庆何两君来谈，语极诚恳，遂决意前往，时九月十七日事也。自是料理行李，准备赴滇诸事，遂无虚日。

由海道前往云南，法属越南，为必经之地。故于首途以前，须在上海请领旅行越南之护照，否则不能通过。请照手续，平时由上海行号或著名绅商，出具介绍书于江苏交涉署，自带四寸半身照片五张，亲往静安寺路一百二十二号江苏交涉公署，填写请求书，并缴护照费洋四元，印花税洋二元，静候护照发出。领得以后，复须带同照片一张、护照签字费洋八元四角，送呈法国领事签字，并译成法文备案，方生效力。余等此次所领护照，则由法领事署直接办理，仅须规费洋十元、半身照片两张，领照手续，且简便极矣。



由沪赴滇，所经多属热带地方。云南且四时如春，气候极佳，冬不须裘，夏可不葛。预计归期，最迟不过夏历十月。故所带被褥衣服，极其简单，连同应用物品及书籍，行李仅只三件。一则可免越南海关检查之麻烦，二则可免长途旅行之累重。余旅行颇有经验，对此自优为之，勿须他人指导，故至启程前一日，始着手整治行装。

由香港至昆明，沿途气候，按程变易，且多行于深山穷谷，恒值瘴气。而旅馆饮食复粗劣，极不合卫生，偶不注意，容易感冒风寒，余于未启程前，除购罐头食品十余件，以备沿途需用外，并备仁丹、痧药、如意油、花露水、薄荷水、阿斯庇林、西洋参诸药品，备供不时之需。

由沪至滇，须经英法两国属地，沿途所使货币，随地不同。香港用港币（俗呼西纸），越南境内用越币（俗呼西贡纸），云南境内用滇币，各不相通；兑换率又随时涨落，初至其地，容易受土人欺蔽，七折八扣。驻沪富滇银行，因为余等便利起见，特发一种旅行汇票；于沪交洋若干元与该行，沿途向该分行随时支用。富滇银行，本云南省立银行，上海、香港、海防、河口、阿迷，均有分行，沿途取用，极为便利。故由沪首途同人川资，无不交存该行，领取旅行汇票，免吃沿途兑换之亏，以及意外之变故。

诸事既办有头绪，乃于九月二十五日，集合同人在汉口路富滇银行，开一会议，议决分两批出发：第一批于二十八日，乘花旗公司塔虎脱总统号邮船赴港；第二批于三十日，乘提督公司甲克逊总统号邮船赴港。各人自行签定。余与吉林王希禹，山东范予遂，河南文缉熙，甘肃张文蔚、王遵先，安徽史毓琨，七人，签定第一批出发。余于二十七日傍晚，即检点行李，移寓三马路书锦里谦吉旅馆，就近与各代表届期登轮，以免彼此等候，致误时间。

日 记

▲九月二十八日 晴

云南旅行第一日也。午前十二时，发谦吉旅馆。乘黄包车至外虹桥招商中栈码头，登塔虎脱总统轮 Pres Taft，赵廉臣、庆松泉、顾旭侯、黄警顽等六君，皆来远送。午后一时，余觉饥甚，乃与顾庆黄范诸君登陆，就外虹桥傍一小餐馆名昇源者，略用便膳。馆中食品，除白酒、粗饭、蔬菜、鸡杂而外，一无所有，吴稚晖先生所谓平民饭馆，恐尚未必如此耳。膳罢别顾庆黄等登轮，安顿行李，预备睡中觉；未竣事而轮声已轧轧响，乘客争相告曰，船已开头，就视手表，时正二时二十分也。开驶慢车，四时半始达吴淞口外，停轮候潮。至夜十时，方再启碇放洋。晚膳以后，史君蕴璞，畅谈相术，谓无神秘，类皆生理学、心理学之应用，不过古代无此科学名词耳。并言相人以眼为主，上视者傲，平视者贤，下视者愚，斜视者邪，流视者乱，以彼经历，百无一失云云。船启碇后，同人均展被入寝。此行七人群居，省别有六，谈笑风生，颇不寂寞。

▲九月二十九日 晴

日间颇有风浪，余已三年未航海，近来精神复弱，故微感困难，镇日



卧床读书消遣。乘客有呕吐不堪者，而以妇女小孩为尤甚。此船有一万七千吨，船身极大，马力极足，乘客尚晕船如此；设乘专往来港沪之招商太古怡和三公司小船，不更苦乎？本船由沪到港船价：头等九十四元，二等五十九元，三等三十四元，四等二十九元。头二等房，设备均极周至，饮食服役亦极精美，三等客亦得会食西餐。膳食时间，早为上午六时半，午为十一时半，晚为下午三时半，入夜并有茶点一次。

▲九月三十日 晴

波平如镜，海阔天空，散步甲板，心旷神怡。早六时半，过厦门，十二时半，过汕头，下午五时，抵香港，泊于九龙码头，由上海至此，计行八百二十海里。检查严密，为余过港九次所仅见。乘客不准自由上陆，来招待者，亦禁登轮握手；旅店接江茶役，只能以其店号名片，系诸长竿之尖，升送乘客。余等睹此情况，知非深夜不能上陆，商务印书分馆招待人员，恐亦难期晤面。乃决定找一旅店接江茶役，招呼行李，免致意外损失，于是接受平安旅馆接江名片。候至夜八时半，港警检查完毕，乘客始得鱼贯由栈桥下船。余等甫抵陆地，即遇商务分馆经理程雪门君等多人，随乘小轮渡海，至海环平安旅馆。以商务分馆先期预定广泰来栈房间，为同人下宿，遂改寓广泰来。而平安旅馆搬运行李及接江规费，则已共耗港币五元；设先找定广泰来，则此五元不浪费矣。晚膳席间，就询程君今日检查严密原因，程谓：闻港政府近接无线电告，称塔虎脱轮由美载来军械，因特别检查加严云。膳毕少休，已十二时，乃急沐浴就寝。但初由温带转入热带，殊觉热不可耐，闻壁钟已鸣三下，始能成眠。

▲十月一日 晴

全身着纱，尚须挥扇。早膳后，偕同人赴荷李活道商务印书分馆，答



拜程君雪门，并托渠打听开赴海防船期。继至富滇银行取款，藉询云南最近情形。返寓时已正午，乃提早用膳，以便游览太平山上各景。膳毕，适程雪门偕周翔欣、李拱辰、郑启贤三君来寓，遂偕游植物园。

园位香港总督府后，高踞山半，俗呼大花园。外绕石垣，依山坡陀，辟成丘壑，热带植物，靡不具备。中建铜像，即曾任香港总督可罗摆 Qnthor Konoby。像后有一水池，内蓄金鱼，设机喷水。像旁陈有古炮二尊，状极严肃。四近老干交荫，暑气为之大减，余等乃坐飞来椅上，眺望四周风景。迎面九龙半岛，高耸若屏，其麓烟突林立，市街整齐，足征繁复。海中停泊海轮，数达百艘，帆艇电船，往来如织。海环市廛，阶级上升，纵横几及山半。右望则铜锣湾、水师台，历历在目。左望则东西港口，曲折回环，更有小屿，散布海中，上建戍垒。回首向后，则遍山洋榭，间以森林，宛然图画。坐玩移时，叹为佳绝；然设为吾国所有，不过仍一石山与渔村耳。于此足征英人建设力量之宏，而吾国允为远东病夫也。继观园右养花室，异卉罗列，芬芳扑鼻，花盆布置，即境成趣。室中温度合宜，且地皆塞门德土筑成，清洁可卧。

观毕出园，复与同人偕乘山顶电车，登山远眺，陆军营房，无线电台，逐一绕览。惟惜船政局长英人私宅后方山顶之亭，与无线电台后方山顶之日人私宅，禁人入览，未能登绝顶耳。偶忆民国九年过此，两巅尚未建屋，任余踞坐四望，不胜今昔之感。山顶交通器具，全恃轿子，每乘抬以二人，每十分钟，给银二角，此由港政府所规定者。下山仍乘电车，身向后退，沿线山花，紫红竞艳，恍惚吾湘暮春时节，顿起乡关之感。下车，循水师营房，折左入海环马路，步行归寓。现在太平山上住宅，较前增多数倍。故乘山顶电车，必须头等。三等车中，皆为山居阔人奴仆所据，有时且不能容。远来旅客，不必惜此小费，致掩鼻而受拥挤之苦也。山顶电车价目，头等每人港币三角，三等一角。

入夜九时，检点随身行李，登金山轮，往游广州。以赴海防之船，最近只有两艘：南圻于四号展轮，利生于五号启碇。同人决乘利生，尚有时间可觐广州市政与名胜故也。十时开船，余立船尾，眺望香港市街，



电光四射，夜景幽绝。乃口占一绝云：“海波荡漾电光微，宛似星河天际移，回首太平山上路，万家洋榭主人非。”本轮船价，头等五元，有床位，有被褥，二等二元二角，另加帆布椅租洋一角，茶洋二角，皆须港币。售票惯例，并在船开以后，始向乘客收钱给票。

▲十月二日 晴

在广州。上午五时，即抵广州长堤。登陆后，军警争来检查行李。检查既毕，史范张王文王六君，随李佐才驱车寓永汉路广州酒店。余亦乘车至德宣路德园五号，访老友王淮君、宁涤凡。渠辈尚未起床，急呼之起，相见甚欢。催用早膳，往访督凡、大慈、大愿、吉占、兰无、剑夫诸友。吉占寓广泰来，新纳一宠，定今晚首途赴沪，乃先访吉占。诸友访问既毕，乃游第一公园，园就前清抚署旧址改建。当辛亥改革之际，武汉发难，广东响应，抚署为火所焚，署址荒凉，不堪入目。逮民国十年，孙中山开府广东，下令市厅，建筑第一公园，所有亭榭花畦，布置多仿西式，规模亦极宏丽；惜太平板，无有丘壑气耳。继游观音山，山距德园甚近，旧名越秀山，上有越王台故址，亦名越王山。明永乐初，指挥使花英，于山巅建观音阁，故俗呼观音山。清代总督衙门（今为广东省长公署）、巡抚衙门（即今第一公园）、藩台衙门（今为广东省财政厅署），皆在山麓附近，山因此甚著名。上有三元宫，建自东晋南海太守鲍靓，初名越岗院，明时始更今名。内供道家神像，规模亦颇足称。前清末造，粤吏于此建筑炮垒，拱卫督署。民国四五年间，龙济光督粤，曾在山上遍置铁网，以避炮击，时有“铁网龙宫”之谚。民国十年，撤废炮垒，建议开放，现已划为第二公园，正在建筑之中。下山，便道访问让园、永言、栩园、汉良诸友，即归德园晚膳，壁钟已鸣九下矣。膳毕，复与淮君畅叙离情，并详询广州名胜及现在社会状况。余于五年九年，均曾居此甚久，各地名胜，皆往游览，甚有一地曾数去者。今于谈次，触动思旧之怀，故一一详询，谈至鸡鸣始寝。